

古玉的“温室现象”及鉴识探微

江苏 李惠新

鉴
辨
赏

一件古玉，在地下沉睡了百年、千年甚至数千年之后，一旦重见天日，却一反那种沁痕斑斑、疮痍满目的常态，依然是光泽鲜亮、质地剔透、玉性盎然，全然一副“养在深闺人不识”的样子（图1），这种情况，我们姑且称之为古玉的“温室现象”。在收藏界内，也被叫做“不开门”的古玉。简单地说，古玉在一种基本脱离外界有机、无机物质直接的和经久性侵蚀的环境下，从而较好地保持了玉石的本来面貌，给人以“古玉不古”的表象，其实都缘于其良好的“生存”环境，这种环境，笔者认为大致上相当于物理意义上的“温室”环境。因此，相对而言，乏有氧化物侵袭的外来因素和古玉本身质地的结构因素，是古玉“温室现象”的成因所在。认识这种成因以及剖析成因后古玉的种种表现形式，对于我们鉴识那些时代特征比较模糊的高古玉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需要明确：“不开门”的古玉，并不等于不对的古玉。我们知道，任何事物，不管其表象如何，只要细加探究，就一定会发现，在其表象和实质之间，总会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尽管，有时那种联系是细

微的，甚至是隐性的，但毕竟能透过那些细枝末节的表征，来找到事物的内在规律。对于“不开门”的“温室现象”的古玉的辨识，也是如此。因此，绺裂、玉变、材质、皮壳、沁痕、工艺、风格……凡此种种，都有可能成为探寻“温室”古玉真迹的途径之一，此所谓“一叶而知秋”。这里，笔者就一些具有典型“温室现象”特征的古玉鉴识谈谈粗浅体会，并且与同好探讨，旨在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意见。

1. 绺裂识真。处于温室状态下的古玉，绺裂是一种常见的表现形态。大部分情况下，绺裂可以同时出现在具有严重钙化及深度受沁的古玉中，但也有不少例外——在一些质地精良而干净光洁的古玉身上，绺裂，已经成为鉴识真品的主要特征了。以图2为例，一件历经三千多年的商代玉戈，虽然从玉表上已很难反映出岁月的沧桑，但只要细加端详，可以发现，是器身的绺裂确认了它的年代和身分。当然，作出确定的结论诚然需要全方位认识，但在通常情况下，对于一件时代久远的古玉，即使它有时表现得那么“青春亮丽”，我们还是能够在它的器身找到一丝

一毫或显现或隐晦的古老的皱痕。此件玉戈，虽然粗看新亮，但器表晕散均匀的灰白色沁斑基本能看出古韵，而器身那一线隐约可现的绺裂，更是成了断代的一个有力佐证。因此，无规则的、自然的，并且浸润着深浅不一沁色的绺裂现象，可以认为是古玉的特征之一。重要的是，这种不规则的线状绺裂，是现代人为击打而形成的！它一定是在具有一定的温湿度、压力和时间的作用下形成。并且，如果要进一步观察绺裂的性状，它可能是比较明显的裂痕（如图3），甚至是严重的裂口，但更多的则可能仅仅是一条细微而隐约的裂线，甚至裂点。要知道，它不是一种伤残，它是历史所留下的印痕。需要说明的是，绺裂，它对于一些古玉素器的辨认显得更为重要。

2. 玉变识真。与绺裂一样，玉变的成因，同样是因为地温地压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经久的地质外在作用，加上经久的年代，使古玉渐渐改变了自己的“本色”，形成玉变（或称质变）。玉变虽然也是一种受沁现象，但所不同的是，玉变是一种由内及外的结构变化。因此，玉变可以缺少一些受沁的表面征象，而质地的变化却



图1 玉镯 凌家滩文化 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 现藏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2 玉戈 商代 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墓出土 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3 玉璧 内蒙古海拉尔区哈克旗团结遗址出土 现藏于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



图4 兽面玉饰 商代晚期 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墓地出土 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5 兔形玉佩 商代晚期 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墓地出土 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6 玉簪首 西周晚期 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出土 现藏于三门峡市博物馆



图7 鱼形玉饰 西周 山西省洪洞县永凝堡西周墓地出土 现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图8 曲面玉牌饰 夏家店下层文化 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出土 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成了主要特征。图4、图5均为商代晚期玉器，我们看到，在它们的身上，器表滑腻光亮，几乎找不到一丝蚀斑，如果将器件阴线中朱砂洗刷，还有谁能相信它们竟然已经沉睡了几千年？但如果仔细观察，便可发现，除了器形特征之外，这两件古玉共同的特点是，玉质的色泽产生了一种微妙而均匀的变化。图4的兽面玉饰，边缘渐显泛白而透亮。图5的兔形玉佩，则见褐色沁痕直入玉里。这种形态，便是玉器晶体结构性变化的结果。而恰是这种形态，会使一些犯有“经验主义”的古玉藏家或专家常常走眼，以为古玉的器表，必定唯蚀斑或钙化而是认！那实在是一种误解。须知，古玉之为“古”，有时并不仅限于我们认识范围内的表象，其表现形式千姿百态。可以认定，有些古玉，因地域条件不同所引起结构成分的改变，确实会存在，因此，即使它以别一种“崭新”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也不足为怪。这里，对于质变古玉的识别似乎也有“门”可入，那便是，透过质变后色泽晕散而又过渡自然的玉色，看是否与玉器本身所呈现的原始玉质浑然一体，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观察点，便是我们鉴辨质变古玉真赝的关键。

3. 材质识真。我们知道，古玉的取材是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的。自新石器时期始至两汉，以殷商为界，之前用玉非常杂糅，且以各种地方玉居多。商周以降，则基本以和田软玉为主，间以大量各色杂玉，用玉益显丰富多彩。至战国两汉，和田玉的使用达到顶峰，一直沿袭至今。这条古玉的使用脉络，几乎已成常识。但是，事物总是既有它的普遍性，也有它的特殊性，就古玉材质而言，除了对每一时代用玉特点有个比较清晰的整体轮廓外，也要对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用玉材质有个基本的了解。因此，材质识真，就是要求我们能够以历史学和矿物学的标尺，正确地认识古玉的材质特点。图6是一件西周晚期玉器，这件被称做为“玉簪首”的古玉，在没有明显的沁蚀痕迹和标准器可以比照的情况下，材质的特征就成了主要的辨识依据了（当然同时结合其他一些微观识别）。笔者认为，此种温润而又色泽柔和的浅黄或略带青黄的玉材，是新石器时期尤其是红山文化以来常用的材质之一。从材质、颜色、光泽等方面参照来看，可以肯定，没有什么类似的矿物质可以与之比拟乱真。无独有偶，同为西周玉器，图7则应该是新疆和田玉的一种，这种略带灰白、玉表润泽、质里遍布芝麻状墨点的玉材，恰恰是商周至两汉时期用得较多的玉石种类，因此，虽然看上去它是那样的新亮和干净，但时代独有的取材特点就可以识别它的真实“年龄”。可见，



图9 牛形玉佩 商代晚期 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墓地出土
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10 玉环 良渚文化 江苏省新沂市花厅遗址出土
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图11 玉镯 良渚文化 浙江省平湖市林埭镇群丰
村庄桥坟遗址出土 现藏于平湖博物馆



图12 牛首形玉佩 商代晚期 河南安阳殷墟墓
地出土 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鉴识古玉，掌握“材质识真”的本领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4. 皮壳识真。通俗地说，皮壳就是玉器表面的氧化膜。古玉长期埋于地下，其表面与土壤发生反应，必然会生成一种雾状灰皮，形成氧化膜。氧化膜覆盖了玉表层，于是便被形象地称之为“皮壳”。任一玉器，即使长久地处在一种良好的地理环境而不是存在于真空中，随着时空距离的拉大，其表面必然会越来越鲜明地留下一层含蓄而光泽柔和的氧化膜，即通常所说的皮壳。生坑玉器的皮壳，由于其氧化膜未受一点风化破坏，因此可见白白的灰皮如一层薄膜一般匀称地覆盖在古玉表面（图8）。常见的皮壳形态为：灰白色、薄膜状、玉表滑腻、腊状光泽、与玉质浑然一体……只有同时具备了这样多种器表标识的古玉，才可能是真的。当然，也有的古玉皮壳并非如此典型，但是，薄膜状、玉表滑腻、腊状光泽、与本色融为一体的

细微质变等等特征，对于辨别那些纯净无瑕的古玉（图9）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皮壳识真，就是从玉器的表面现象来判断古玉的真假。但表面现象有时往往会混淆人的视线，因为玉质的新与旧，工艺的古与今，时代的久与近，常常就在微观揣摩的一毫一线之间。显然，皮壳识真对于时代风格不甚鲜明的非典型性古玉，其作用更是不可忽视。掌握了这样的要义之后，对于那些光泽炫目、玉表浑浊、质地粗劣、色彩暧昧的所谓“古玉”，就应该非常值得我们警惕了。

5. 沁痕识真。沁色历来是古玉鉴识的手段也是构成古玉审美内涵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在古玉研究圈及收藏界内，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流传于世。但遗憾的是，由于古玉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和自身结构的多重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古玉的沁色虽然多彩丰富，但至今未能给我们留下一个确定的模式。比较为难的是，

沁色与玉材的表皮、与玉质内部的杂质，以及与通过现代人化学或物理处理后的形态，往往会形成障眼。恰恰是千变万化的沁色，有时造就了变幻莫测的陷阱，使你不能不觉得，面对缤纷

的古玉世界和眼花缭乱的操作手段，经验有时会显得多么的苍白！对于处于“温室”状态下的古玉，更是如此。只是“规律，总是存在于任何一个事物的范围之中”，尽管沁色辨伪是如此地复杂和不确定，但长期的考古研究和收藏实践，也证明了某些典型特殊的沁痕形态。以“叶脉状纹”为例，如本文的图10、图11所示，当我们看到这些貌似新净的古玉，玉表呈现不规则的、渗入质里、密集而又疏朗有致的网状灰白色线痕，如叶脉一般，星罗棋布般附着于器身，可以肯定，那同样是古玉历经沧桑的一种印记。这样的沁痕，其干净利落的脉纹，是岁月作用于疏密不一的玉质晶体的结果，是自然生成的古韵旧气，而非现代任何能工巧匠所为。遇到这样的沁痕，识真的概率就一定会多些。因为，就目前而言，自然状态下的“叶脉纹”沁痕，它应该是真品保险系数较大的标志。这种迹象，对于识别高古玉器尤其是新石器时期的地方古玉，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

6. 工艺识真。一些玉质纯净、器表光洁、色泽温润的古玉，细察其工艺手法，对于鉴别和断代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会在琢玉工艺上留下深刻的烙印，这种烙印，是前人无法超越和后人无法改变的。图12是一件商代晚期的牛首形玉佩，但它干净、清亮，显然长久地受到了大自然的宠爱，除了形制的特点之外，它实在并不显得那么“古老”。而它的历史，则恰恰体现在它那个时代鲜



图13 玉蝉 西汉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甘泉姚庄墓出土 现藏于扬州市博物馆



图14 玉剑格 汉代 安徽省马鞍山市寺门口汉墓出土 现藏于马鞍山市博物馆

明的雕琢工艺上：减地浅浮雕、打洼叶状耳、斜刀折铁线、臣字眼，以及略显粗糙的原始的打磨痕迹等等，都集中地体现了殷商时期典型的工艺特色。因此，面对它的“新”，你无法否定它的“旧”；面对熟稔老道的晚商工艺，你无法断其为那个时代之外的玉器。同样，图13之西汉玉蝉，一流的质地和一流的白度，完全可与当代新玉一比亮丽。而锋利的轮廓、干净利索的刀法、流畅的线条和张扬突显的头部，这些手法构成了西汉琢玉的基本特征。因此，在你面对一件“不开门”的古玉而彷徨的时候，工艺会站出来替它们“说话”。可以看出，古代琢玉，从开片、刀法、钻孔到打磨，每种工艺都凝结着特定时代的先人们智慧的结晶。只有深入地了解并研究具有时代特征的各种工艺手法，才能将前人的智慧结晶变为自己的鉴识本领。而有了这种本领，你才能在收藏或鉴辨实践中对于那些贸然地放弃敢于说“不”！

7. 风格识真。古玉时代风格的认定是以大量的出土考古玉器为基础的，因此，“标准器”成了古玉断代鉴别的主要依据，但必须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古玉都是可以以“标准器”来比照的。常常发现，不少新见古玉，尤其是那些质地上佳的出土或传世古玉，形制特别，纹饰怪异，而时代风格相对模糊，如果没有相应的考证依据，恐怕很难做出定性的结论。对于这样的“温室”状态古玉，最好的鉴识方法就是善于通过表象所呈现的种种蛛丝马迹，去捕捉隶属于那个时代点点滴滴的风格特征。如图14，因玉质太佳，看去太

“新”，但它的风格特征比较明确。这是一件白玉剑格，从整体看，其器形规正，构图严谨，兽面及勾云纹饰协调；从微观看，其线条流畅，下刀利索而富有力度，连网格纹、双阴短线等辅助纹饰都表现得一丝不苟。这种风格，正是具备了汉代玉器最典型的特点，在宋、明以后，虽有同样的器形出现，但决不会有一样的气韵。图15则是一件风格特征比较含糊的玉器了，也没有相应的“标准器”可以用来借鉴。但若仔细辨析，还是不难看出玉器本身所提供的时代信息：从器形看，鉴于商周先人的鸟崇拜意识，因此以鸟为题材的玉佩比比皆是。相比而言，殷商玉鸟比较写实，而勾喙、团身、头饰冠状及卷云纹饰、减地圆型双目等风格的凤鸟，似为西周时期所常见。如果再从玉质（常见的透闪石青玉）、线条（婉转流利如一气呵成）、脊状及带榫工艺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那么，毫无疑问，西周的风格特征便愈益明显了。把握古玉风格，就等于把握了识真断代的证据。出土物是如此，传世的玉佩也是如此。

长期以来，“温室现象”的古玉由于具备了“不开门”的特点，因此在交流过程中常常备受冷遇，造成遗珠之恨。这并不奇怪，正说明古玉鉴定这门高深莫测的知识，需要我们花更大的力气去探讨去研究。当然，探寻“不开门”古玉之门，其方法并不仅限于笔者所述，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才是解读古玉之谜的根本。须知，对于任何一个古玉收藏和研究者来说，如果凭借自身有限的知识和缺乏科学态度的定势思维，将赝品不负责任地断为真品或者将真品草率地断为赝品，都是对先人视为圣灵的玉器的亵渎。而真正的古玉，不管它是“开门”的还是“不开门”的，其实都是会“说话”的。如果你能理解这种“语言”，那么，当你在端详它琢磨它鉴赏它的时候，它同样会与你“对话”。（责编：王兰芳）

（注：本文图片均选自古方主编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图15 鸟形玉佩 西周晚期 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出土 现藏于三门峡市博物馆